



风吹思絮

凌明花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风吹思絮

凌明花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风吹思絮 / 凌明花著.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691-371-0

I. 风… II. 凌…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2478号

责任编辑: 林雯晶

风吹思絮

著 者: 凌明花

出版发行: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出版中心12层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金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56千字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691-371-0 / I · 36

定 价: 30.00元



Contents

目录

001 呼渡

002 奔跑在雪地上的狐狸尾巴

004 一吐为快

007 温柔的沙丘

008 会思念的茅屋

009 牵牛花

010 打开一扇窗子

——读叶恩忠散文集《独步心灵的旷野》

011 守望的稻草人

012 意识流

013 写在水上的心情

014 六月，锦色满园

016 给玛丽

019 浮生偶得半日闲

020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

021 那烟

023 期待阳光重现

024 聊聊《暗算》

027 把一朵花安放在你的鞋里

028 灰色黄昏

030 难忘在指尖上舞蹈的日子

031 心瓷瓶

032 阳光照进了阳台

034 压抑成诗

035 是谁……

036 冬季，因雪而延长

037 芦苇的简笔画

038 放手也是一种美丽

039 见书，想起了豹子

041 奔腾的群山

042 当风景消失的时候

043 花开，花谢

044 清明时节雨纷纷

046 陪你去看流星雨

047 蓝色月光下

048 读张爱玲

050 雪人，别哭

051 迎风敞开，或随风飘落

052 天凉好个秋

——读博客《秋日私语》

054 在老去的时光里孤独远行

055 叫醒你，是我的错



- 056 幸福像花一样
057 你的声音流淌过我的心田
058 秋天的心态
059 也许就这样守望一世
060 一地落花
061 举杯美酒走来

——读阿廖诗歌《想你来，又怕你来》

- 063 风吹思絮
064 月亮花的传说
065 忍受一坡荒凉
066 紫色忧郁
067 有话对你说
069 腊梅花开
070 愁白头
071 准点离开
072 雨季
077 被点燃的凡高
078 早安！青草
079 林中相遇
080 坐在一杯咖啡面前
082 有条路
083 爱情的枝丫
- 

- 084 千里姻缘一线牵
- 085 为你开放一万树花朵
- 086 吸引心灵的树
- 087 水的杰作
- 088 有一条古老的河流
- 089 往事永远美好
- 090 怀有一双鞋的梦想
- 091 阅读：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 096 想到水，想到大海
- 097 思念的源头
- 098 劳动之美
- 099 皈依山水
- 100 五月如诗
- 101 状态
- 103 说说树
- 106 声声断断
- 119 写在幽梦的边缘
- 132 后记





呼 渡

读书几十年，执笔欲书时，仍是年少写信开头的那句老话来到心头：“话不知从何说起。”不禁悲从中来。

虽还未活到将一生心血凝成诗的境界，为文，却是一日不敢懈怠。恨不能渡，望文如望洋怅惘。

文学孤旅中，前面没有导游，身边没有旅伴，手中没有一张可凭的地图，头顶更没有一轮太阳指示向东方还是西方，现代还是古典，写实还是抽象。

多少明媚的日子，迫自己抵御窗外风景的诱惑，枯坐书房，呆呆茫茫地发愣。不能奋笔疾书，不能一泻千里，不能仰天长啸，不能毅然掷笔弃文，逍遥自在；不能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更不能向自己告假，游山玩水。只有听凭心脏沉重地搏动，任光阴逝去。

不能不写。不能写。隔岸呼渡不应的忧虑终日结于心头。徘徊复徘徊，在岸。你可在渡口见过隔水呼渡的情景：“哎——船家——船家，把船摇过来。”欲渡之人一遍一遍朝着彼岸撕嗓长喊，希望之喊飘飘而去，风送声到，终于惊醒了一柄劲橹，应声，欸欸拨水而来。无论划过来的是一叶扁舟，还是一只悠悠的南宋舴艋舟，只要能将我载达彼岸。这样想时，心中充满了安慰。

当然，也许它是来自空中的一只飞船，载着，穿越银河，从地球到月球，演绎二十一世纪的“嫦娥奔月”新神话。有时候，我也喜欢幻想。

“泰坦尼克号，乘吗？”有人恶作剧地问。

“乘！如果撞上冰山，成为幸存之人，并留下一生感动，枯瘦的记忆所追思的往事仍有轰动世界的效应，可刷新票房纪录。”我笑道。

奔跑在雪地上的狐狸尾巴

打开网络，在论坛里我读到文章《雪》。

《雪》除了给人满天鸡毛飞舞的感觉外，还有就是狐狸的大红尾巴。

推开窗子，向外观望，我试图看到雪地里的景象：“一只大红尾巴的狐狸，在雪地里一点一点地跑进去。”我没能看见整只狐狸，而是被狐狸的尾巴吸引了。也许因为尾巴色彩鲜艳的缘故，或者是让人感觉到那尾巴皮毛下裹着的温暖。当我读到它时，那节火热的皮毛仿佛蹭着我冰凉的手掌，使我的想像有了超现实的意味——狐狸的大红尾巴像一团滚动的火跑在雪中，在它经过的地方煽起了一阵风，那风就一去叫醒沿途的树叶。这情景，让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追随在其身后。不仅于此，这阵风还为我挡住了南下的寒流。

这样想时，我的心里便有了一股暖流淌过。

“一团火跑进去。”进到的是哪里呢？她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这个问题把我带进了森林。如果要我给这片森林起个名字，我会叫它“挪威森林”。

挪威森林是一片连绵的常绿阔叶林。林中遍布刀耕火种的痕迹，那儿是鸟儿的天堂，叶子的乐园。

那年春天，她被挪威人带进林子。他们走在林中的石头小径上，携手同行；在一张长椅上，伴着水声长谈倾诉；在桥的臂弯上，演绎着香甜虚幻的美梦。

他们仿佛吻过遍体鳞伤的爱情，仿佛听见迎亲的唢呐在耳边奏响，仿佛共撑一把红伞穿越了疾风骤雨。

但，谁能想到这场醉生梦死的爱恋居然出自于

假设。他们在一张无形的网上爱爱恨恨，分分合合，生生死死，过了一世又一世。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梦，它的每一程都充满着幻灭感。从一开始起，就要你心甘情愿地承受无言的结局。那人一次次挥刀断藕，抽出她千丝万缕的柔情去织一件锦衣，去饰他的一帘幽梦。

有一天，忽然有风煽动她去争取更多的要求。她喊着：给我粮食，给我刀光剑影，给我牛羊满坡，给我女儿和奶水。她的喊声撞在石壁上的回音什么也没有捎回。

就这样，往事如风吹过。

要知道，这片最宜生长梦想的森林中，许多烂在地里的枝叶果实，同时也证明了它同样是一块最宜葬送梦幻的地方。现在，仍有络绎不绝的人流涌向那里……

一吐为快

今晚，我想起了灵魂与黑夜争辩的一群女人。她们，像对待爱情一样着迷于写作和抽烟，彼此纠缠，不弃不离。她们大凡一手握笔，一手夹烟。经历了长时间的磨合，她们与香烟和写作达成种种默契，且形成了一吐为快的生活方式。

现在，让我点燃一支烟，慢慢将她们讲述给你听。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她们都任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收藏了一组她们的照片。她们正在抽烟。每个人都在纤纤两指间夹着一支细长的女人烟。无论她们是将手中的烟斜向一端任其自燃，还是轻衔唇间吞吐吐雾，其姿态都极为优雅。在她们凝眸深思中，烟雾从卷烟中脱颖而出，一缕一缕飘向空中，盘缠在头顶，悠然地开在思想的边缘。

一支烟仿佛引领着她们的灵魂在文字间舞蹈。也许后来你读到的那些美不胜收的佳句，就是在她写的极度疲乏、思绪零乱、几近绝望的时候，于某缕烟后灵光一闪而跃然纸上的。

在她们的作品中，除了有专门写烟的文章，还常常以烟为媒。倘若在烟中诞生的是一首诗，烟田里芬芳的阳光就会不经意地漫入诗歌，并且有了烟火跳跃的激情明明灭灭、闪烁其间。倘若在烟中诞生的是小说情节，她可能要递过一支去给故事中的人物，此时，香烟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具，细节从烟着手，人物之间的关系从此有了转机。这是常见的手法，我们不难在她们的小说里找到这些情节。

写作像写作女人至爱的情人，有时也带给她们溺水的感觉。这时，一支香烟如水上的漂木正好赶到，将她们解救上岸。她们爱烟的理由不仅于此，当你

向她询问时，她会列举出种种理由，比如，抽烟可以提神解乏，可以消愁遣忧，可以是劳作间的歇息……曾经一个女作家在写烟文章中说道：“烟盒空了，黑夜已经过去了。”总之，一言难尽。她们对烟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爱了，在抽之前，有时她会神情专注地凑在一支烟上嗅嗅、闻闻，单从那烟味里就能断定出哪一等的香烟。她们当中有的人还会告诉你：“一日无烟可要闹出人命。”

她们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群落。特殊的“嗅觉”使得她们的心灵异常的敏感，哪怕花开花谢、草木枯荣都会惹得她们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因此，她们也就特别容易遭到伤害。受伤的时候，她会突然离座，扬长而去。

她们也是尖锐的。由于她们年年岁岁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语句在她们脑子里经年磨砺，早已磨出闪闪的青光。她们一旦出手，语言就像一把剑，青光闪过划出伤口。

她们还是高傲的。看不起一个人，她就把他看的扁扁的，自鼻腔里发出“哼”的一声轻视，像发自地狱的声音。

在常人的眼里，她们还有点孤僻。这是别人不懂她们。为了避免摩擦，保持日子宁静，她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多半喜欢离群索居。就是同行之间，她们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她们每个人都是天边寂寞的一颗星。

孤独的时候，文字和香烟无疑是她们最佳的伴侣。于是，她们找到了一种与常人不同的说话方式，人与文字的对话，人与香烟的对话。

抽着烟写作的女人，文字与思绪便像烟雾一样轻盈。也许出于关照沉重肉体的需要，她们总想把生活变得像轻梦，而袅袅上升浮动的烟雾在形式上和审美上正好承载她们的这一愿望。在淡开散去的

烟雾里，她们仿佛完成了一次次的梦幻，情感和灵魂形而上地升华。如果她们把烟的缥缈和缠绕加入文章中，恐怕教人想看又看不透，想解，也解不开，只有跟着一起纠缠下去了。

与她们打交道，也许会令你感到累。为了高处的那片风景，有人将不辞辛苦，心甘情愿。要想领受她的好处也不难，过完她的九九八十一关，她就会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

她们，是一群灵魂随时醒着的女人。

温柔的沙丘

恰似你的温柔为我堆积起的爱意，连绵，辽阔，
一浪推着一浪，名叫沙丘。

你的步履踏沙而来，浅咖啡的眼神，好黏。

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相助，一次邂逅，竟使我们
跨越了万水千山的阻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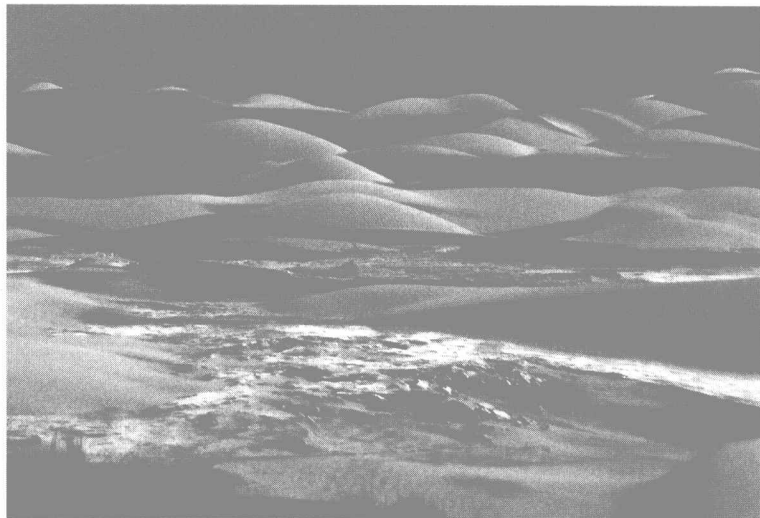
从此，被黏住的目光再也无力解脱。

从此，我的眼里再也没有别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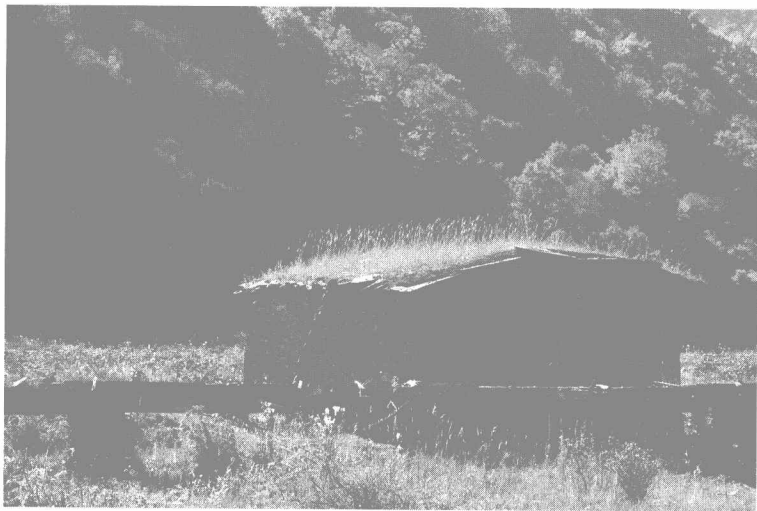
我收起翅膀，打开了伞。那一刻，世上只剩下
你我。

我们对视着，目光与目光绞成了麻花绳的形状。爱，
便在一根绳子上纠缠不清。

我化作一只温驯的绵羊，静静地伏在你的胸前，
枕着你不平的心跳入睡，不愿醒来。时间就此凝固，
一万年也只是弹指一瞬间。这一刻，你握着我的手
温暖如春，干旱的沙丘突然开满鲜花。



摄影：浪嘎



摄影：大漠孤烟

会思念的茅屋

世事难料，主人一次短暂离家，竟成了一世的永诀，等他归来的茅屋空如荒原。

茅屋忠诚如狗，思念如荒原上的野草，不分昼夜地等待。

野草蔓延着，它临风一跃，跃上屋顶，思念便一寸不落，铺天盖地。

不会说话的茅屋，却懂得借草登高远眺。它寻思着：也许主人总有一天会顺着山边的这条小路摸黑回来。守着“也许”，就是守着希望。

思念如野草无处不在，化无形为有形，野火烧不尽，一岁一枯荣。

如今，茅屋已经走到了秋天，而等待如一根射线，有始无终。

真担心思念太重，总有一天会压垮茅屋的脊梁，使它轰然倒下。



牵牛花

清晨，她凝眸伫立在牵牛花的窗前。

自从家搬上高楼，她总觉得周围环境缺少了点生机。

入夏，她在野地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牵牛花，于是立即动手挖回来美化居室。家人笑她不懂季节，都说太迟了。

她说，“如果见它在那么瘦的地上开花，你们就信它一定会活。”

她说的是对的。第二天，果真一朵花悠然开在窗前。

看上去纤纤细细的牵牛花，生命力却强极了。只要隔日浇点水，每天清晨就能见到一朵或几朵鲜艳的花儿绽放如笑。数月里，一贯如此。像是谁给她派来的送花使者，叫她好不感动。

转眼过了夏天。在瑟瑟的秋风中，牵牛花开始衰老，瘦瘦的藤蔓擎着几颗透熟的种子，憔悴的叶片一天天增多，顶端刚发的新叶也撑不住几时就萎萎的了。

她初见这株野牵牛花时，它撒娇似的缠绕在树干上，也和今天一样头上簪着一朵花，但那时看上去，满怀希望，高高兴兴的，没有今天这般的沉重。

秋，一天天深了。她像待自己的青春一样，对牵牛花有一种难舍的情结。

打开一扇窗子

——读叶恩忠散文集《独步心灵的旷野》

打开一扇窗子，见你漫步在心灵的旷野。

走近你的心灵；在秋天草衰的季节没入你对着风儿漫无边际的诉说。

你以侠客的襟怀笑傲江湖，不信沉重会压垮一个男子汉的山脊。

你试着一次次将自己打碎，一次次粘好，一次次重新塑造一个新我。

你把自己放飞成为一只翱翔的苍鹰，寻找天空的怀抱，拥下飞翔的愿望。

你渴望在经历中成长。你把自己想像成一头被剑穿倒下的斗牛，一艘被风暴摔向礁丛的沉船，一片萧瑟寒风中翻卷的落叶，但你并没有在它们的毁灭中消亡，而是在种种体验中谋求脱胎换骨。峡谷中始终回荡着你的长吼。

你宛如一个远征之人，涉过千山万水，逃过了千难万劫，不断地思索人生。

你企望芸芸众生在断臂抚琴的乐浴中再生。是慰藉，是鼓励，也是鞭策，用断臂残人的健康灵魂来关照苦难的人生。

独行也好，彻夜豪饮也好，你从未颓废倒下。你像一个歌者，一路高歌。

你嚷嚷说道：“再种一季，再耕种一季，哪怕种一千万个希冀，收一万个失望。”像一个执著的农夫，不管遭遇怎样的天灾，一季季地耕种。

在你的对视中，石头也变得有情，泼墨的马也会飞扬，与马鬃一起飞扬的是你散文中猎猎的意象，读来令人目不暇接。

你不仅在文中锻打出一根根坚如钢筋的精神支柱，且在短章短句的短兵相接中完成一场又一场理性的对话。

在你的思考中思考，体会人生。